

責任編輯：張旭健

翠袖乾坤 文潔華

女兒電郵來了一段英文文字，那可真是她的信念。「仁慈比對錯更為重要。人們許多時需要的並非一個絕頂聰明的腦袋，而是一副等待著聆聽和明白他人的心腸。」

關於仁慈

朋友說他最捨不得離開人世，並希望活得長久的原因，是因為世上有美好的音樂。他可以即時列舉不少名曲做例子，並開始吟唱起一段段優雅的旋律並站起來翩翩起舞。我立時想起的捨不得人世的理由都是一些規覺的記憶，內裡是友人的微笑、真誠與溫柔。它們曾經如何安撫著我的失落、哀傷以及突如其來的打擊。

例一：我走進一個酒會，拿著酒杯尋找認識的臉孔。一個政客前來笑臉迎人的說開候語，我認真地回答；此時一位銀行家到場，她趕忙推開我，前往招呼。我轉過來落寞地獨處，此時一隻手走來解圍，拖我到她的群體去並逐一介紹。她給了我人間一幅仁慈的景象。

例二：我深愛著他，但想不到他以冷漠對待，而他曾如此熱烈地把我介紹給他的親朋戚友。我們參加一個婚禮，人們都翩翩起舞，他在我身旁站起來，我也站起來準備走向舞池，他竟越過我邀請新娘共舞，我在舞池中不知進退。此時他的好友立時上前領起我的舞步，他的愛人也即時加入，言笑晏晏。他們的營救行動，說明了人情冷暖。

例三：昨天在密蘇里州聖路易市出席學術會議完畢，一位前輩殷切地建議我務必要到訪聖路易市立藝術館，說那裡有德國橋樑畫派的作品。他千叮萬囑，要我不要錯過。他那認真的神情，要把美好的事物與人共享，同樣在說著人間的美好。

古今談 范舉

死亡之海原來是聚寶盆

新疆羅布泊，被稱為死亡之海，是一個戈壁沙漠，白天的溫度四十多度，地表溫度達到七十度，晚上的溫度下降到零下四十度，沒有水源，經常颶起十二級大風，人類很難生活。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就在這裡進行爆炸。

中國已經從哈密建造了一條鐵路直通死亡之海，開發羅布泊的礦產資源。這裡有金礦、銅礦、鉀礦、鎳礦，價值高昂。上述的金屬資源，中國需要大量進口。哈羅鐵路由中國鐵道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合作建設，正線全長三百七十三點八公里，總投資約三十億元，總工期兩年。

羅布泊，曾是中國第二大內陸湖，上個世紀初湖面仍達五百平方公里。但到二十世紀中後期，由於塔里木河下游斷流，羅布泊逐漸萎縮，一九七二年徹底乾涸，成為「死亡之海」。一九八零年中國著名科學家彭加木在這裡科考時失蹤，這些都為羅布泊增添了神秘的色彩。羅布泊地下埋藏豐富的資源，尤其是鉀鹽儲量全國第一。地質部門勘探表明，羅布泊僅羅北區和東西台鉀鹽儲量就達五億噸，而中國每年需要鉀肥一千多萬噸，其中約百分之七十依賴進口。最近，這裡還找到了一個大型的鎳礦，鎳是製造不銹鋼、錢幣、未來的電池或電子器材的重要材料之一，是我國重要的戰略性資源，目前我國是世界上鎳金屬消費的第一大國，但每年所需要的鎳礦百分之五十卻要依靠進口。經過五年的鑽探，我國在新疆羅布泊邊緣的若羌坡北地區發現了一個特大型鎳礦。鎳礦的形成，和早期的地殼火山運動有極大的關係，地殼核心的硫成分，在高溫狀態下，熔解了黃金、鎳、鉑、銅等金屬，沿著地殼上的岩漿管道，向上冒出。如果火山熔岩管道遭受到了堵塞，就會形成黃金、鎳的垂直性礦脈。如果從地面向下鑽探，鎳礦好像一個圓柱體，橫切面積不大，但礦脈上下伸展幾公里，就會形成大礦。這正是很難找到鎳礦的原因，鑽探找尋鎳礦，打水漂的機會很高。羅布泊發現的鎳礦，開採的價值達到五百億元人民幣。有了羅布泊開採的經驗，中國今後找尋鎳礦藏，將會有了新的理論指導，中國將會把勘探的理論和選取開鑽地點的位置相結合，找到更加多的極有戰略性的金屬。

琴台聚 葉輝

話說若干年前，看到一則「異聞」，至今不忘：在非洲的一個沙漠，一名男子被一頭野豹襲擊，結果，野豹被他活活扼死。這是本能，只有生存的本能才可以在命懸一線之際創造奇蹟。倖存的非洲男子也不知道氣力從何而來，他只顧拚命地扼著野豹的咽喉，直至野豹氣絕身亡。

豹與吸煙

那就是說，生死關頭，人也是猛獸，甚或比猛獸更兇殘——徒手殺死一頭野豹的人，一定要比野獸更兇猛，比野獸更野性了；那一個只能活一個的曠野裡，他別無選擇了：那是生存的本能，生命最後的搏擊。那是一個適者生存的在蠻荒世界，根本不會有人去想：被殺的野豹是不是受保護動物？

在生死關頭，人亦獸也。若干年前，在美國，一名愛滋病患者願意冒險接受一項手術——移植狒狒的骨髓。這是一次生命的豪賭——移植狒狒的骨髓，要就是加速死亡，要就是奇蹟地活下去；移植狒狒的骨髓，病人變成了實驗室內的白老鼠。他還有別的選擇嗎？

在生死關頭，人亦獸也——可以徒手殺死一頭野豹，也可以接受狒狒的骨髓的移植，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也不管是獸性還是人性了。在生死關頭，人可以摺下尊嚴、摺下理性、摺下感情、摺下人性……摺下一切，只想活下去，只想奇蹟地活下去。

很多故事都有所謂教訓，殺豹的故事在告誡活得不耐煩的地球人：千萬不要以文明的尺量度無明的生命。文明的尺量度無明的生命。

母愛是佛

聽說這樣一個故事——從前，有個年輕人與母親相依為命，生活相當貧困。後來年輕人由於苦惱而迷上了求仙拜佛。母親見兒子整日唸唸叨叨、不事農活的癡迷樣子，苦勸過幾次，但年輕人對母親的話不理不睬，甚至把母親當成他成仙的障礙，有時還對母親惡言相向。

有一天，這個年輕人聽到別人說起遠方的山上有位得道的高僧，心裡不免仰慕，便想去向高僧討教成佛之道，但他又怕母親阻攔，便瞞著母親偷偷從家裡出走了。

他一路上跋山涉水，歷盡艱辛，終於在山上找到了那位高僧。高僧熱情地接待了他。席間，聽完他的一番自述，高僧沉默良久。當他向高僧問佛法時，高僧開口道：「你想得道成佛，我可以給你指條道。吃過飯後，你即刻下山，一路到家，但凡遇到有赤腳為你開門的人，這人就是你的佛。你只要悉心侍奉，拜他為師，成佛又有何難？」

年輕人聽後大喜，遂叩謝高僧，欣然下山。第一天，他投宿在一戶農家，男主人為他開門時，他仔細看了看，男主人沒有赤腳。

第二天，他投宿在一座城市的富有人家，更沒有人赤腳為他開門。他免不了有些灰心。

第三天，第四天……他一路走來，投宿無數，卻一直沒有遇到高僧所說的赤腳開門人。他開始對高僧的話產生懷疑。快到自己家時，他徹底失望了。日暮時，他沒有再投宿，便是連夜趕回家。到家時已是午夜時分。疲憊至極的他費力地叩動了門環。屋內傳來母親蒼老驚悸的聲音：「誰啊？」

「我。你兒子。」他沮喪地答道。

很快地，門開了。一臉憔悴的母親大聲叫著他的名字把他拉進屋裡。藉著燈光，母親流著淚端詳他。

這時，他一低頭，驀地發現母親竟赤著腳站在冰涼的地上！

剎那間，靈光一閃，他想起高僧的話。他突然什麼都明白了。

在一次作協的采風活動中，一位皈依的朋友在坐車的途中跟我講了這個故事。每次聽到這樣的故事，我總會心生歡喜，覺得佛很親近。想起媽媽平時常常對我的叮嚀：要孝敬公婆，要與人為善，要幫助有難處的人，要多給在遠方的妹妹寫信寧願少寫點文章，要記得時常向媽媽舅媽叔叔嬸嬸等長輩打電話問候……這不是向善向美的佛的教誨又是什麼呢？

每次打掃衛生，媽媽總是順手把家門前走廊、公共樓道都清掃一遍，好像這也是她的職責一樣，長年累月無怨無悔；每次我給她一點東西，她總要問一句：是不是也給婆婆送去了？看到我點頭她才會安心收下；心靈手巧的媽媽長年忙碌，裁衣煮飯，做了新衣服、或者煮了好吃的東西總是不忘記分給親友，媽媽對孩子、對親友好，從來不圖回報，彷彿她的快樂都藏在勞動、汗水和付出中……這樣的善行不是佛又是什麼呢？

偶爾，和皈依的朋友聊天，常常聽到感慨「你的悟性很好」，我想那一定是媽媽給我的啟發吧，因為在我的心目中，媽媽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和行為的楷模。從這個層面上來看，我是一個與生俱來信佛、敬佛的人。因為，媽媽總是在我迷惑的時光開導我。

比如，近段時間，我覺得以前一直很機靈的婆

婆，隨著年齡的增高時有糊塗的狀況出現，前不久的一天，我陪她去銀行取錢，她很固執地把一千元錢理解成一萬元。我心中暗暗擔心：婆婆會不會冤枉我是個貪婪的兒媳把她的錢佔為私有啊？只是婆婆犯糊塗倒也罷了，只怕連家中的兄弟姐妹們都一起誤解了我呢。一向不讓女兒受一點點委屈的媽媽，這一回破例沒有像以往一樣一味地袒護我：「婆婆她老人家這麼大的年紀了冤枉你一回也沒什麼要緊的，即使兄弟姐妹們都跟著冤枉你，也不要太計較，做人要善良，還要包容、大度。只要你自己做得正，心中無愧就行了。」媽媽還再三叮囑：「你有時間，應該多去看看婆婆，畢竟她已經是八十五歲的高齡了，你公公又不在世了，她一個人出門很不方便的。你沒時間就少來我這裡幾次，我和你爸爸兩個人可以互相照應，相對來說，我們年紀也輕一點。」聽了媽媽的話，我會趁著雙休日，趕去婆婆家，小心翼翼地攙扶著她老人家去靈峰賞梅，去六公園透透氣。看著婆婆開心的笑臉，我也會想到熱愛大自然的媽媽若是走進太子灣的那一片鬱金香和櫻花林中，一定會笑成一朵花的模樣。特別是聽媽媽說找不到同伴一起去賞花時，我也很想陪伴媽媽去踏春的，只是媽媽總是說，你婆婆更弱勢、更需要幫助。

我只有在上班的午休間隙去看看父母，瑣瑣碎碎地跟他們聊聊家長里短。我給媽媽看替婆婆拍的照片，告訴媽媽，婆婆誇我細心，有我攙扶著出門她就很放心了。就像小時候告訴媽媽我考試得了98分一樣，媽媽總是提醒我不能驕傲。媽媽說：「你婆婆誇你，並不是說你做得特別好。天天和老人一起生活、照顧老人起居的那個人才是最辛苦的，而且常常會落得個吃力不討好的結果。因為天長日久的陪護難免會有不周到的地方，尤其是稍微有點不耐心，老人往往會誤認為久病床前無孝子了。而偶爾去看看老人，陪他們說說話，替他們幹點活的小輩反而容易得到老人的誇獎。」

或許是媽媽為了讓我不要太掛心吧，她說，她在

陽台上種了許多花，拍照片也不比公園遜色——那一株粉白色、一株藍紫色的風信子，在大大的葉子上，像一雙翠綠的手掌捧著一嘟嚕一嘟嚕的珍珠；還有一枝枝紅色的鬱金香亭亭玉立於花牆之上；尤其是那一樹山茶花，琳瑯琅琅的花朵墜滿了枝葉間，一朵一朵又紅又艷，和李清照的「綠肥紅瘦」正好相反，紅花比綠葉更多、更壯碩。以前一直覺得艷俗的山茶花，經由媽媽的手澆灌、培育之後，看著像勞模或是平民英雄胸前的大紅花，那種美麗充滿著一種道德的力量，我知道，那是媽媽充滿著慈愛、向美向善的心靈花園中有心花在怒放呵！

媽媽從來不曾對我講過那些高深的佛理，只是用她那與生俱來的善良讓我對皈依有了自己的感悟：若是真的敬佛，那就從珍惜母愛、感恩母愛做起，並記住媽媽的話，學習媽媽的善行，好好孝敬父母長輩如敬佛。因為在你失意、憂傷、徬徨，甚至絕望的時候，母親就是那個可以毫不猶豫地赤著腳快速為你開門的人，不管你是怎樣的卑微、落魄，甚至於迷失，母愛就是可以寬恕你的一切過失的胸懷，還會及時地為你指明方向。這就是母親，佛一樣的母親，是我的媽媽，也是所有人的媽媽。原來，佛就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邊啊！

母愛如佛，佛如母愛。



■珍惜母愛、感恩母愛。

生活語絲 吳康民

立法會用英語？

如果強制立法會會議用英語發言，恐怕有一半議員未必能適應，即使勉強用英語發言，肯定鬧出笑話不少。

其實香港學校的學生不僅英語水平下降，中文水準同樣下降。如果要求立法會議員開會時用普通話發言，同樣有一半以上議員不能適應，說起話來鬧出笑話更多。提高青年學生的語文水平，的確是當務之急。但肯定不是由立法會採用英語發言來解決，而應該是在中小學的基礎教育中增撥資源，多聘請文教師，增加語言教學設備，營造說英語和普通話的環境。

演藝影 小蝶

一九七二年，致群劇社成立。一晃眼，今天它已要慶祝其四十歲壽辰了——只比我們常說「喝其年水大」的無線電視年輕五年而已。

致群四十年

香港的劇壇起步不早，四十年前成立而至今仍屹立的致群可算是香港一眾劇團的老大哥之一。這名老大哥在過去四十年共上演了八十個劇目，雖然不算多產，卻為香港劇場演出多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劇。它挑選的劇本以偏重社會氣息和關心中國的創作劇為主，如《飛越瘋人院》、《武士英魂》、《人啊，討海號！》、《袁崇煥之死》、《航，討海號！》及《斜路上》系列等，其中更有一些製作獲得獎項。儘管致群不是職業劇團，但每次演出的演員和幕後班底都是專業人員，是香港劇場的重要劇團之一。

為了慶祝四十年，致群將於本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上演一台名為《七位導演眼中的致群》的戲，邀請七位戲劇創作人分別導演七個短劇。這七位導演包括莫昭如、潘惠森、黃智龍、陳恆輝、陳麗珠、羅靜雯及張秉權，位位都是獨當一面、在自己的戲劇領域上有所成的資深戲劇人。他們風格各異，對戲劇的追求亦不一。這次一同在舞台上分別呈獻自己的作品，五花八門，各師各法，讓觀眾在一個晚上可以觀賞到七個不同種類和品味的戲劇小品，恍如品嘗一個戲劇什錦拼盤，確是劇場一項特別的事件。

表演方面則雲集香港不同年代和不同表演風格的多名著名舞台演員，如傅月美、邵美君、陳麗珠、黃呈欣、白耀輝、余世騰等。他們之中有很多都是舞台劇頗獲獎的常客，擁有自己的演戲理念和特色。這次藉著致群的盛事，讓他們有一個互相交流、觀摩的機會，相信也是演員所珍惜的。希望演出後致群能將是次經驗詳細記下，不要讓寶貴的創作經驗流失。

東方面孔

此中 鄧達智

近年隨着中國人購買能力的提升，水漲船高，中國女模特不斷在歐美各大城市時裝活動湧現，圓了與國際接軌之夢！

這情況就似日本，日本人可以說「不」的上世紀八十年代，購買力強的時期，西方人給你一響回響，在巴黎看Show沒有東方面孔未夠時尚，因此以藝化妝成名的山口小夜子Yoko，身高一米八〇在日本女性中，尤其八十年代非常罕見的Tall（人如其名，真的太高！，大紅大紫入型入格。論出名及影響力，今天貴為真正正具備所謂國際超級名模名實的中國湖南女孩劉雯，相比小夜子，仍有頗長距離。當年山口小姐基本上是一具東方面孔的標籤，一種鬼魅的標準。

當然不同年代審美自有其標準。劉雯在內地，在時尚界的，確名氣奔馳，猶如年前大紅大紫的飯島愛。但小夜子的感染力伸展至電影界、藝術界，成為C位之代號。過去四十年，雖然也有一串在國際時尚舞台名氣響噹噹的東方女孩，菲律賓Anna Bracia，日本Toko、飯島愛，香港許愛蓮，馬來西亞陳曼玲，中國李昕、杜鵑、孫菲菲，還有一位記不起名字曾經與Kate Moss同期同樣不高大在九十年代非常走紅的越南女孩……然而相比年前病逝的山口小夜子，無一能及！

小夜子的廣泛感染力，從名字開始。知曉漢字人士，肯定會為這三個字微微驚震，怎會改得如此精彩好名？不理它是否藝名，能想出如此一噱難忘名字，應記一功！

外形嘛。不論Candid流行斯文雅淡，Angela超太空時代，Valentino堅守羅馬盛世，人人變型化妝隨主題變換九彩，就只有一小夜子小姐獨善其身，繼續她的東方娃娃劉海及肩髮，還有她的標誌：藝化化妝。無人可改，也從無發放過她的廬山真面目，如此架勢，不要說東方模特，就是九十年代那伙原創超級名模也不能相比！